

黎城八年抗战史话

◎黎城文史资料 第九辑

◎佳地编著

政协黎城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主 编：蔡雷飏 吴建芳
副 编：徐虎玲 吴建芳
编 著：佳 地 吴建芳
编 校：徐虎玲 杨宽良
对 校：张少敏 郑荔娜
乔 莉 赵华荣
郭春堂
封面设计：何庆军



黎城八年抗战史话

佳地
编著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序

蔡雷飏

现在有多少黎城人知道东阳关川军抗击日军战和响当铺伏击战？有多少人了解仓谷联惨案日本鬼子屠杀了我县多少同胞？

抗战八年，黎城人民和全国一样做出了重大牺牲和一定的贡献。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五届黎城政协委员赵晚芹（佳地）同志通过多方深入调查，走访当事人，完成了《黎城八年抗战史话》。把当年发生在黎城境内的战事和日寇侵略屠杀黎城人民的一些罪行记录下来，实是一部血泪史、一部八路军在黎城和黎城人民的光辉抗战史。

“勿忘国耻”在呼唤“记忆接力”。我们不会忘记自己的生日和年龄，也不会忘记孩子的模样和冷暖，同样一个民族怎能忘记自己的屈辱和苦难！一个数典忘祖的人，我们称其为“忤逆子”，一个忘记国耻国难的民族也不会赢得别人的尊重。只有懂得记忆的民族才真正懂得自己，懂得别人。

今年4月11日，在德国纪念布痕瓦尔德纳粹集中营解放60周年纪念活动上，德国总理施罗德的一番演讲令人深思，“记忆也许会随着时间而变得苍白无力，但它却不断提醒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只有让更多的年轻人接过记忆的接力棒，认识和牢记历史，自觉、主动地肩负起历史和时代的重任，才能杜绝历史悲剧的重演，永葆世界和平与稳定”。

施罗德的这番话既是对民族记忆的擦拭，也是对历史进程的深深展望。确实，尘封的记忆随着时间的磨灭将慢慢变成灰尘。从

日本鬼子最后一次在黎城扫荡和退出黎城境内已有半个多世纪了。这么长的时间，会使人忘却很多很多，包括那些令人不堪回首的民族耻辱。当年饱受苦难的人大多已到耄耋之年。南陌惨案、董北惨案，我县现在能有多少人尚还记得？康老虎、王殿臣等杀敌英雄能有多少人知晓？这时候，记忆的种子需要撒播在我们县每个人的心田，记忆的接力棒更需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世代不忘。更何况目前日本不能象德国那样，承认自己的战争罪行，并向受害国人民赔礼道歉，反而歪曲历史事实，美化侵略战争，并时时不断在干扰祖国宝岛台湾的回归统一。

古罗马诗人马提亚尔讲过：“回忆过去的生活，无异于再活一次”。对一位曾经经历残暴屠杀的老人来说，回忆的确是重复历史梦魇，而对一个饱经屈辱的民族而言，忘记国耻是危险的，忘记教训则更加危险。记忆不仅应该是我们这个民族，还应该包括这个民族的每个人，不仅应该记住每一个刻骨铭心的数字、事件，更包括应当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和那段不该忘却的民族历史。愿《黎城八年抗战史话》成为今后黎城人民尤其是全县青少年一代了解黎城历史的一本教科书。

2005年7月15日

謹以此書獻給

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

勝利 60 周年

目 录

第 一 章	国难当头	(1)
第 二 章	川军浴血	(17)
第 三 章	黎城沦陷	(31)
第 四 章	疯狂掠夺	(43)
第 五 章	强攻黎城	(59)
第 六 章	东阳关大捷	(75)
第 七 章	祸起萧墙	(89)
第 八 章	九路围攻	(105)
第 九 章	辉煌起点	(121)
第 十 章	粉墨登台	(135)
第 十 一 章	历史强音	(147)
第 十 二 章	太行小延安	(161)
第 十 三 章	真假维持	(175)
第 十 四 章	英雄虎胆	(187)
第 十 五 章	明争暗斗	(201)
第 十 六 章	抗日英雄	(213)
第 十 七 章	再克黎城	(227)
第 十 八 章	永结同心	(239)
第 十 九 章	洞房突变	(251)
第 二 十 章	一别永诀	(269)
第 二 十 一 章	难兄难弟	(283)
第 二 十 二 章	北社改编	(295)
第 二 十 三 章	枪林弹雨	(309)

第二十四章	天心民意	(321)
第二十五章	无名烈士	(333)
第二十六章	妇孺遭焚	(345)
第二十七章	血腥屠杀	(357)
第二十八章	黎城四桥	(371)
第二十九章	铮铮铁骨	(381)
第三十章	曙光初露	(395)

第一章

国难当头

华北，蒋介石不要了。黎城，阎锡山不要了。王奇峰说：我们这些杂牌军是后娘养的，被派到东阳关去顶杠。129师工作团对老百姓说：八路军就是陕西的红军。

1937年8月的一天，黎城县县长田齐卿接到山西省第三专署的通知，通知说：中央军骑四师要经过黎城去涉县武安一带设防，阻止日军东进。要求黎城做好劳军工作，并强调黎城要筹集几千元银饷，以资助军费不足。

田齐卿接到通知立即部署下去筹集银饷，于是县衙干办全体出动。一时全县鸡飞狗跳墙，乱乱嚷嚷。经过十几天总算筹集了几千块银元，单等骑四师的到来。

1937年9月底，王奇峰的骑四师马队一队接一队开进黎城。最先过来的是白马，四匹一排，每队30排，马上的骑兵灰衣黑靴身背马枪，腰挎马刀。马队经过东门口放慢了速度，上百匹白马踏着细碎的小步跳踏着过来。白马队过去后是黑马队，然后是红马队，最后是杂色马队。站在路边看热闹的人群里有的说：这么好的装备，怎么一枪不放，就拱手把东三省让给日本人了呢？

县长田齐卿率领黎城绅士在城外迎候。东门外一溜摆开十几张方桌，桌子上放着花生、糖果、香烟。不一会来了一队骑兵，为首的翻身下马，大声喊着谁是田县长？田齐卿趋前一步说：在下便是，已经等候多时了。那个下马的军官自报家门是师部副官，师长马上就到。田齐卿慌忙叫人送上糖果，点燃香烟。那个副官说：我是打前站的先行一马，沿途各村都准备好了吗？

田齐卿连忙说：好了，好了，县里都派有专人，几天前就号了房，扫了街，敬等大军到来。

不一会王奇峰骑马到来，在东门外下马。田齐卿率众绅士赶忙上前迎接。寒暄之后，王奇峰步行进城。只见一街两行店铺全部关门，就假装不解地问：是怎么回事？在迎接王奇峰的绅士里，有黎城五大绅士，他们是城里杨仲文、下桂花高芷珊、上桂花李魁发、北泉寨韩敏德、宇庄沟的江芷汀。当下黎城五大绅士之首的杨仲文接上话茬说：山野小县，百姓胆小，没见过世面，听说大军到来，所以都关门溜之大吉。

王奇峰说：我们是国军，是来替你们抗日的，又不是土匪，快叫他们都回来。

杨仲文说：民国十六年，范老儿打辽县经过黎城，把县城抢了个空。

王奇峰说：范老儿什么东西，土匪一个。这家伙打过辽县，后来投了吴佩孚，民国 17 年被张少帅给收拾了。

县衙的大堂临时改作饭厅，好酒好菜招待王奇峰的团以上军官，酒过三巡，田齐卿命人献上四方桌银元。王奇峰几杯酒下肚，又见了白花花的银元，劲头上来了，话也多了。借着酒兴，站在椅子上说：兄弟我这次来黎城，没想到贵县这么开明。不但宴请我们，而且还资助军饷。这情我领了，钱我收下了。不是我小气，堂堂的国军要地方的饷银，惭愧！可是上峰要我们抗日，又不给军饷，这仗叫我们怎么打。

杨仲文说：是谁不给，这人也太缺德了。

王奇峰说：当今中国谁能下令抗日，谁敢扣发军饷，我们是后娘养的，亲生的不抗日节节后退，让我们去前方顶杠，借日本人的手杀我们。兄弟我今天多喝了几杯，我实话告诉你们，东北给了日本人，华北也不要了，山西人家也不要了。装备好的、关饷多的都调往潼关，要保西北。我们也不傻，抗得住就抗，抗不住就走。

田齐卿暗吃一惊：华北不要了，山西不要了，那，我给谁当县长？于是追问一句：师座，听说阎司令长官率兵正在忻口和日军激战，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奇峰说：你是说好吃醋的阎老西儿，别看他头大面憨，骨子里比谁都滑。他要保卫的是他的老家五台，晋东南他早就放弃了。请问，如果黎城有晋军驻防，还要我们骑四师大老远的来这儿抗战吗？告诉大家一句实话，黎城迟早是日军的天下。

田齐卿表面上不动声色，连连给王奇峰敬酒，讨好地说：黎城安危，全仰仗于师座了。王奇峰酒量大得惊人，数杯下肚，竟然不

醉，在座的黎城五大绅士站起来轮流把盏，奉承说：愿师座爱民如子，把黎城当成你们的老家。王奇峰酒劲渐渐上来了。

王奇峰听到老家二字，一愣，说：老家，我的家在哪？在东北？说完不语，沉默了一阵的王奇峰竟然在众人面前流出两行眼泪，端起酒碗一仰脖，狠狠地灌下一碗，抹抹嘴低声吟起来：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
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王奇峰一开口，在场的所有将领都跟着哼起来了。开始还是吟，到后来，众人都放下手中的酒杯，放开嗓子大声唱起来了。大堂内四壁回声嗡嗡作响，气氛极为凝重。唱到最后：

哪年、哪月，才能够，
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
爹娘啊；爹娘啊！……

全大堂一片抽泣之声，有的拔刀砍桌，有的喝酒摔杯。王奇峰，辽宁康平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先任第三师师长，后改任骑四师师长。1931年9·18事变后，再也没有回过东北。歌声触发无限思乡之情，不禁涕泪纵横。

田齐卿看着这些流泪唱歌、群情激奋的将士，知道宴会进行不下去了。连忙宣布宴会结束，送王奇峰上马出城。

王奇峰这一去，把骑四师沿长邯大道驻扎下来。先头部队驻到井店，后续部队驻到东阳关。王奇峰本人则把师部驻扎到河南店。

王奇峰的骑四师过去不久，黎城又来了十几个八路军。这十几个人无声无息地驻在了高级小学。刚刚住下，就出来刷标语。八路军身穿灰布军装，头戴青天白日军徽帽。有的背着大砍刀、有的挎着盒子炮。在大街上对老百姓说：我们是八路军，是从前的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军民一家。

老百姓中听说过红军的人不少，但亲眼见过八路军还是第一

次。八路军就是当年的红军不久得到证实。

县正街有一个门面很大的杂货铺，站柜的是一个叫做王迎喜的霞庄人。上年冬王迎喜去西安采购过一批货物，在陕西的路上被张学良的东北军把货物抢了，王迎喜急得没法。在客店内，店家告诉王迎喜说：想要回东西只有去求红军，红军和东北军正在暗中谈判，你不妨去试试。

给东家丢了这么多的货物，就是卖地卖庄实老婆也赔不起。王迎喜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找到了红军。红军中一位姓陈的长官听说后沉思了一下说：你暂时住下，我派人去探听，看是哪支部队抢的，如果可能，一定设法帮忙。

果然，仅仅过了三天，王迎喜索回了被东北军抢去的全部货物，返回黎城后给东家访了访货物失而复得的过程。东家说：按照你说的，红军可真是仁义之师，王者之师。我听一个走方的算卦先生说：王气聚于陕西，可能真龙天子出世了。

这是黎城普通老百姓和红军的第一次接触。

驻在高级小学的八路军出来买东西，恰好买在王迎喜的柜台上。王迎喜用异样的目光看着这几位八路军，从身后背的斗笠上发现了“红四军”三个字。红字与军之间是一个红五星。王迎喜大胆地问：你们是不是驻在陕西的红军？一位八路军笑了笑说：是。是驻在陕西的红军。不过现在叫八路军了。王迎喜问：你们中间有个姓陈的长官去年帮我找过货物，这次来了没有？有位八路军说：八路军中姓陈的人很多。你所说的姓陈的不知是谁？不过可以告诉你，八路军中没有长官，叫同志，以后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王迎喜高兴得一蹦老高对伙计说：是红军、是红军来黎城了。就在这一年腊月，王迎喜不再给东家站柜，跟上八路军去了南委泉，在后沟道台家的旧院参加了八路军的贸易机构——德记山货行。

就在八路军驻扎下来不久，另外两支国民党队伍一前一后来

到黎城。靠前的一支队伍是鲍刚的独立旅，后一支是川军的李家钰部，由师长李宗昉率领的178师。

提起鲍刚的独立旅，老百姓不大知道，可是要提起鲍刚马队，老人们访下的故事可就多了。鲍刚手下有一支骑兵部队，老百姓叫鲍刚马队。鲍刚马队驻扎到村里，逼着老百姓把家里的黑豆贡献出来喂马，把炕上的毡揭下来，给马匹垫蹄。鲍刚的队伍驻到东阳关附近，在皇后岭上修筑工事。

鲍刚何许人也？

鲍刚，国民党少将旅长。号杰三，安徽寿州人。原为方振武部属，1925年投靠冯玉祥国民军，北伐战争中任援陕军第一路军第二师师长，1930年任第29军第38师副师长，此后任独立第46旅旅长。抗战爆发后，率部挺进晋东南参加漳河战役、东阳关战役，后又参加了台儿庄大战。1942年3月23日被暗杀身亡。鲍刚生于1904年，死时年仅38岁，在他的戎马生涯中，东阳关战役也算是他短暂人生中的一大亮点。

鲍刚的旅部驻扎下来后，立即率各团团长顺着大道登上皇后岭。仰望高大雄伟的东阳关关楼，不禁发出几声赞叹。站在关楼向东望去，只见关山重重，峰连峦叠，一条公路蜿蜒在山间时隐时现。鲍刚用马鞭一指说：防御工事就从这儿开始。然后展开地图，和几个团长在关楼上比划起来。

鲍刚独立旅编成3个团一个直属营，分别为335团、336团、337团。

当下335团团团长黄天雷说：要修筑坚固的防御工事，还必须知道当地的要害所在。假如日军进攻，有几处关键的隘口？我们人生地不熟，不要劳民伤财。鲍刚点头称是。

第二天鲍刚请来几个须眉皆白的强健老者。几位老者面见鲍刚一齐跪下磕头。鲍刚说：你们不必害怕，请站起来说话。日军不久将进攻黎城，我们奉命修筑防御工事，不明地形，想问一下，敌人

从涉县进攻黎城有几条路？

一位老者说：从响当铺经下湾向左拐走10里路是香炉峪，从香炉峪沿虎穴沟上山5里是坟峪、岩井，岩井下山15里就是县城，这是一条小路。第二条是大路，直接从下湾经东阳关到县城，就是你们现在走的这一条。第三条，从涉县杨家山经黎城的后峪，两山夹一沟，上山就是长宁川，川上有一险要叫大门，是个口子。当年太平天国义军入境时，其中一支走的就是这条路。第四条是从涉县索堡老河口上山，沿峪里上来就是黎城的秋树垣、龙王庙。龙王庙也是一个口子。

鲍刚把几位老者所指的路在地上用一根小棒划了几下说：你们所指的几个口子是不是这个样子？

其中一位老者说：老总划的还挺像。鲍刚说：从香炉峪到龙王庙一共有多少里路？老者说：山上山下，拐里拐外，少说也有30里。

鲍刚说：看来还得亲自走走。顺口问：你们会不会骑马。其中一位老者说：我会骑牛，不会骑马。鲍刚说：会骑牛就会骑马。明天一早我们沿山再看一下。

第二天日头忽闪时，鲍刚在老者的带领下，从东阳关到香炉峪，边走边指点，随身参谋垒石为记号，石头上用红漆划下标记，哪儿是碉堡，哪儿是战壕；哪儿是散兵坑，中午又返回关上。

下午从关上往北走到大门，再到龙王庙、秋树垣，然后又延伸到北极山、山皇埡。

鲍刚沿着险要走了一天，回来对几位团长说：防御工事可不简单，北极山、山皇埡地势极为重要，是县城的屏障，也必须修筑工事，驻兵把守。

鲍刚在皇后岭上开始修筑阵地。阵地进行到一半时，鲍刚独立旅一部分奉命调往台儿庄，接替鲍刚独立旅的是川军的李家钰部。

在鲍刚简短的简历中提到的参加东阳关战役，就是指修筑工事和以后的死守东阳关。不过，口传下来的死守东阳关的部队只是